



身临其境

在零落的戈公振故居，挽歌轻轻奏响——一片瓦吟，千亿万瓦吟。

倾听那雨声

秋雨，又一次悄然降临，细腻而深沉得如同历史的笔触，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勾勒着过往。

我站在戈公振故居的窗前，望着那雨丝交织成的网，思绪万千。戈公振，一个在中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，他的生命虽短暂，却如流星划过夜空，他的一生始终在路上，永远在追求。

故居里那些泛黄的纸张，承载了无尽的故事。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，戈公振先生以笔为剑，以墨为甲，他的每一次奔走转身，都如同秋日落叶般轻盈决绝，却在空中划出绚烂的轨迹。从《东台日报》的初露锋芒，到《时报》《申报》的辉煌岁月，再到《中国报学史》的问世，他的每一步都踏在了时代的脉搏上，每一次挥笔都溅起了新闻事业的火花。“中国的报纸实在太幼稚，环境也太可怜，但吾人既服务于新闻界，既以生命贡献于新闻事业，则不能不在无可如何之中去奋斗。”那个年代，他的每一篇文章，都如同秋雨中的一声惊雷，振聋发聩，令人警醒。

戈公振的逝去，是新闻界的巨大损失，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悲痛。树林保持着缄默，落下一滴滴湿漉漉的光，却在中华民族的树叶上滚动。

雨是生命的哲学。此刻我回忆上周站在秋雨里，聆听百年前戈公振先生在苏联的考察经历，感受着雨丝的轻抚，心中充满了对戈公振先生的无限缅怀。雨点“哒哒”地落下，间歇滴落在雨季。

在零落的戈公振故居，挽歌轻轻奏响——一片瓦吟，千亿万瓦吟。

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2022级 单泉

真情世界

等待振翅高飞

中考我以667分进入盐城本地的一所高中，分数只比最低录取分数高10分，自然与强化班无缘。

起初，我在普通班尚能名列前茅。也许是暑假补了不少课，我自以为对于高一的学习任务还是游刃有余的，以为我在一众没太补过课的同学中，可以高高地“抬头”。于是，面对一次次成绩退步，我总是采用“精神胜利法”，一味地安慰自己：下一次一定会考好！

一次又一次，我愚钝而又麻木地“堕落”着……

终于到了选科分班的那个晚上，成绩惨不忍睹的我，被数学老师“邀请”到办公室，他问我：“你期末考试考多少分的？”我恨不得钻到地缝里，嗫嚅着哼哼：“我不想说！”

数学老师不可置信地盯着我，怒气冲冲地跑到一个书架前，翻到我的成绩单，来到我身边，问：“这是你的成绩吗？”

白花花试卷上，显示着“59”，我的自尊心一瞬间被击得粉碎。像睡着的鸵鸟，我把头埋在臂膀里，久久不敢抬头！

高一下学期，我成绩依旧在班级中等偏下。但这一次我很清醒，接受了现实，也不再找什么老掉牙的借口，夜以继日地刷题，让自己沉浸在知识和题库的海洋里，疲惫着，蛰伏着……

终于，我的成绩和排名上升了！到了高二、高三，我稳定在班级前十名的位置，年级排名也常常出现在“A”的系列里。

这下，我似乎可以“抬头”了……

高考成绩公布的那天，我一个人在家里，忐忑不安地走着，祈祷着！

循环播放的《好运来》，是妈妈播放的，她在祈求成绩还不错的我，能拿出一个比较好的高考分数。但那一声又一声的“好运来”，于我却像一道紧箍咒，刺激着我的每一根神经！一整天高悬的心，终于迎来了当天晚上的8点钟。536分，看到成绩的那一刻，感到天塌了，我的心仿佛被戳了个洞，好像有水不断地从我心里那块洞里泛出，最终从我的眼眶滴落……

我失利了，我可能永远都抬不起头了。

成绩刚公布的那几天，我拒绝与他人交流，包括我的亲人。妈妈天天关心我，生怕我出意外。我整天驼着背，手机屏幕整天亮着，黑眼圈一天比一天重……

情绪的爆发与事情的转圜出现在同一天，当我亲戚还在安慰我“考得不错”时，耳朵早已听出茧的我，终于情绪失控了！

“这算什么好！”

“我应该更好的啊！”

“那你在这个学校就永远好不了吗？”他反问。

我噤了声，无话可说。确实，盐城师范学院也很好，学校里师资力量很雄厚，每年有很多优秀学生考上一流高校的研究生，我所学的专业在这所学校里，也是王牌专业！

那我可不可以再次“抬头”？

9月5日，我抱着这个想法步入新校园，接触到了五湖四海的学生，惊叹于他们的见识！

我认识了很多经验丰富的教师，有幸接受他们的指点、提携。我静心阅读，在深夜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作，我还通过了极有难度的创意写作班的考核，成为新一届学员！

秋末冬初了，丹顶鹤要抬起头，振翅高飞，飞向南方过冬了。

冬天到了，我的春天还会远吗？

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2024级 徐婧

自然启示

走近了看，这绿水绿得纯粹。树入不了水，水也看不见木，它们都是守着自己的路。只此青绿，方得自然。

童“画”森林

我看到小妹妹在偷偷地笑，原来她偷偷地拿了我的毛笔，蘸着青绿乱画。她画了一笔很长的“1”，又给它戴了顶椭圆形帽子。

“姐姐，我画的树好看吗？”

空灵的童音从头顶的一片青绿中传来，带着稚嫩和骄傲。我抬头去望，以为是妹妹碰翻了青绿的墨，落成了水滴形的树冠，又在墨蓝的纸上奔跑开来。微亮却不刺眼的光清晰着林木间恰到好处的距离。前方有条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蜿蜒小路，只觉着它拓宽着这森林的范围。

“好看！”我对着风说，仔细辨听风和水的声音，去听是风捕捉了童真，还是水留住了慰藉。脚下的木板路悄悄溜走了。也许是我离树更近了罢，软绵绵的草哭着往我的脚背上爬，只让我去走被它们的泪水浸湿的泥泞小路。我踮着脚向前，只感觉妹妹碰翻的墨又晕染开了，给天空留了条缝。还有些青绿着了急，滚落到地面上来了，把我走的路染失了尽头。没了落脚的地方，我们回了头。只能说妹妹画的树干太长了，长到了天边。她给它们戴的青绿头冠太大了，遮住了东南西北各个方向，我们迷失在这片森林里。

踏过木板，踩上黄土，又跃过小小的石块，走上了柏油路。可这柏油路太过直拗，不如小道“循循善诱”。我们跟着指示牌朝这森林深处走去，去寻妹妹最初的声音。行进间，窄小的火车轨道伸到脚边，却早已不见火车前来的踪影，给这森林添了些许童趣。当我回头去寻这轨道延伸的方向，才发现它早被青绿埋没。可再仔细一辨，它身后的不是小道而是小溪。但两者色泽相近，又同样静谧。走近了看，这绿水绿得纯粹。树入不了水，水也看不见木，它们都是守着自己的路。只此青绿，方得自然。

不知我们绕了多久，误打误撞登上了这森林的高塔。我仿佛站到了妹妹的墨蓝画纸里。只一眼低垂，就发现她画得是那样真切。两笔，就足以绘出这有致的森林，天然去雕饰，简单存真挚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树，就是如此吧。

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2024级 王家怡